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反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以孝

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

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

安世子侍中賜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并連及

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

曰不以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

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

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

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尚

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由是衛官不復

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

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辭

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如

卒廬臺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

衡音工反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

風俗師古曰行多所稱舉則點奉使稱意推為司諫校尉

刺舉無所回避師古曰以其峻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

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京師為清平恩

疾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十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

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

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也師古曰屬猶注也音胡嫁反酒醉樂作長

信少府禮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也坐皆大笑

信少府禮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也坐皆大笑

信少府禮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也坐皆大笑

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曰美哉然富貴無

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

唯謹慎為得父君戾可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因起趨出効奏長信少府

以列御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父

上廼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資奉錢凡數十

師古曰奉半以給吏民為取印言事者身為司隸下常步

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陰害人

日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又好言事刺譏

奸犯上意師古曰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

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

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

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師古曰疆

禦疆梁而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

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

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

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

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

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

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

君之過君不惟遂氏之高蹤師古曰遂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

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貴同不貴者言無貴量也竊為君痛之

夫君子直而不撓師古曰撓然直貌言雖執直

其本志不屈撓也撓音吐鼻反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烝民

智者可以自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

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滯廢儒術不行師古曰滯也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

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傅子官

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

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

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禱字言諫

大夫鄭昌貽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

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稱其美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進

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碑

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

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

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
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

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

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

闊不相見以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

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

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

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

曰歸誠也言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

於天子也

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

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

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

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平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

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中縮書其罪師古曰編謂使四

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齊獻之諫師古曰誠臣所耳

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今以四

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稍為念

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師古曰

...

也音下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取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

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天之覆如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

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顯與專同免處

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師古曰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豐復上書言臣聞伯也而棄於親子背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隱公慈而殺於身其尚火也且曷位而卒為桓公

殺叔武弟而殺於元師古曰叔武備成公之弟夷叔也成

武將休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爭在左傳信

弟育大計及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師古曰屈平然

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

蒙誅以顯君師古曰臣誠願之獨恐未自云補而為眾邪

所非公諫天得公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塞忠臣沮心智

士杜口師古曰杜塞杜塞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

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師古曰城門校尉

勲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

豐前與光祿勲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

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事作苛暴以獲虛

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
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言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
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不
今及更言其短是不顧也
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
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蘇林曰贛音上書言
肥東海縣也
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
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
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
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祚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以糾時有白魚赤
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沉

於季世不蒙繼嗣之愆憂受威怒之異者庶雖夙夜自責

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
窈窕也子孫之

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感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

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

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朝廷莫肯壹言臣竊

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

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

獄師古曰漢書傳疑被庭詔獄令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

朝立將軍辛慶忌為將軍廉察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

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是前漢後漢皆常侍官則丹永章朝臣俱

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然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

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譽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

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也師古曰卓高也詭異於眾也故得後至於

先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

曰今眾人知其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步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

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我國策論二人姓名云鳴犢

也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也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也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也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也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也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前漢書四十二 師古曰鳴犢賢也蓋犢犢及實其

也精金銷爽蘇林曰爽弱也師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
 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故故言有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徒繫輔共工獄蘇
曰考工也師古曰火府之屬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

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家娶師古曰女家
 也祖父以嘗從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
 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駕如淳曰丞相大
師古曰同門學相交善謂同師也喜為
 大司馬薦崇哀擢為尚書僕射數來見諫爭上初納用

之每見中革履

師古曰軌曰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樂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

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

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

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

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

士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

故衰世之君大折蚤沒師古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宗因持詔書

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傳太后大怒曰何

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師古曰顛上遂下詔曰

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至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

成人師古曰道惠澤茂焉師古曰欲報之德暉天罔極

誠師古曰道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師古曰惟念德報未殊

朕其志為師古曰殊異也而侍中光祿大夫尚皇太后

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淳曰太后從小恩義最親其封商

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侯崇又以

重寶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寶以職事見責

發疾頸癭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校調素害崇知其

見跡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

人何以欲禁切主師古曰言請求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以明經為郎吏御史

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

設備侍師古曰謂參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

留心內不平師古曰後署寶主簿寶從入舍祭寤請比

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

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

徒舍甚說師古曰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

薄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

中之人又不可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

以為不當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誣何傷且

近謂書也無不為况主簿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忠

聞之甚勉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即遷諫大

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

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

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

云為亂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

當坐者師古曰商微下獄寶與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

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異州刺史遷丞

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

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頗有民所假少府陂

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備少府其後以假百姓

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書云新墾有詔郡平田

予直師古曰受其田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寶聞

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

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

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如淳曰

過立而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

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文日設酒食妻

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

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師古曰鷹隼當順天氣取姦惡以

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謂所部內立有其人乎

文印曰無其人不取受職師古曰印謂印讀曰印寶曰誰也

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文曰豺狼橫

道不宜復問狐貍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

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

紅陽侯有卻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自恐見危時淳

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知其有故

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師古曰當且闊勿有所問

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証明府也而謹它事師古曰謹謹終身自墜

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水火

謂雖鄰伍亦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

不往來也

自陳如此師古曰其言恐也文曰我與師古曰其言恐也李幸同土壤素無

睡背師古曰睡音涯音才賜反睡又音顧受將命分當

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受命分當也誠能自改嚴將

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釋

李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釋李病死寶為京

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

文復去吏死於家釋季子杜蒼字君教名出釋季右在游

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

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師古曰以當熊傳太后使

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免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

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摘缺以揚

我惡師古曰摘缺謂挑發之也我當坐之上迺順指

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也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傳喜光禄大夫龔勝同幸二

為言太后出寶復宮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

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

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

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苦擊道路

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浸潤相陷自禁門

內樞機近臣蒙受寃譖師古曰被也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

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以寶名臣不忍

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

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周上以

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

覆國家師古曰論語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

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

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曰聖曰

公大賢尚御節不相詭藉於師古曰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古曰周書與是也兩不相損者師古曰周書

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

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

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

于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其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

奏之意也詩音布內反其讀曰供音器用又寶坐免終

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仇為諸長師古曰仇音抗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

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

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

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
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
遷冀州牧穎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
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
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
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大司農錢皆出大司農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
府蓋不以木減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廼賜斧鉞師古曰與專
同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

家備師古曰契缺也音切曰契取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

設於微妾建而非日以虜驕儻非所以示四海也孔子曰

奚取於二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

微師古曰微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微孔子曰相繼

武庫上才說讀曰悅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

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

讀曰價其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

為之訟息師古曰虞為二國名文王為西隆位九卿既無

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

以佳朝廷之不遂而反奏請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程奏

顯言蘇林曰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詎理師古曰錯反爭求之

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

曰欲定陶王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

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

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

本中謁者今史立侍御史丁亥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亥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

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竝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興徙平陵師古曰平

也竝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

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即成太后外家王氏貴熹劭曰宣

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知通輕俠傾京師

後坐法弟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

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謂林卿曰冢間單外若宜以

時歸師古曰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

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竝其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

新鬼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竝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

也度音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

徒各及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

建鼓

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

之時

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驛令

冠其冠

被其檐榆自代乘車從童騎

也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如奴曰我非

侍中

奴耳而心自知已失林卿廷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

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

林卿

坐殺八埋冢舍使如剝寺門鼓書表其事也吏民驚

駭林卿

因亡命眾庶謹諱以為實死也謹音許元反成

帝太后

以印成人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

問狀

而善之遷竝隴西太守徙賴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

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

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披地

足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賴川士身豈有

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乎

耳師古曰僵僵也仆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賴曰宣美

是時賴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

臧千金師古曰臧謂竝也竝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

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咸願廷尉就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季款

多高窮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至姦人

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聞竝且至皆

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

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救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

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

不入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

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竝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

曰好音見紀穎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

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曰告子恢吾生素餐

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

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椁趙簡子曰不設容下椁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椁無餘器

關都尉建武中以竝孫為郎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

贊曰蓋寬饒為司徒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

以加也師古曰詩鄭氏蓋襄之篇曰彼其之子若采王生

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

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以

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

玄共奏馮太后事是為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

不治杜穉李也况俗人乎何竝之節亞尹翁歸云

不洽杜穉李也况俗人乎何竝之節亞尹翁歸云

蓋諸葛劉鄧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附古曰近代蕭何之後

次昭穆流俗者共祖述焉但鄭疾漢室宗臣功高位

子孫胤緒且詳表傳長情鉅儒達學名節加隆傳鑒古

能言其祖初未變年執非進兵老所傳耳目相接若

實承何後史傳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取

不然之專從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

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

者二千石奏上西計備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於后倉受

諸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於后倉受

前漢書四十七

卷五

十六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

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

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弓曰

不願見吏奉持劍望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

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師古曰化

通洽四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

士見者皆先露家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及

所居蓋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

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

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

政事經我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

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

之給賤役者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趨

解在貢禹傳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

甚有尊寵也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

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

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永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

大司馬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屬皆宿

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

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

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

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

曰此東海蕭生邪師古曰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無有所

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

昭公鄉使魯君祭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無師古曰今

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支大者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唯明主躬萬機選

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

陳其職以考功能如且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

人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詔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

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

之狀請於丞相御史師古曰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

或以奏聞即見起推師古曰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

皆可師古曰累遷諫人京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

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復益任師古曰是時

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

守望之雅意在和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

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悉出諫官以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事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

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

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師古曰周成康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

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

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

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上聞之使侍中成

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吏猶

衡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

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

春民食必乏窮師古曰窮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僻也縣官穀廩不

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

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

定以師古曰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

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

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

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

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

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

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

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

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拊求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德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師古曰召讀曰召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

之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鵠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

貧弱者也予者惠澤下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上也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惠庶庶喜於特雨先潤下急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

賦計口而歛也師古曰歛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

可也師古曰歛也陛下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亡以加也今議開和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以少府左馮

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

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

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

賦斂也師古曰橫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

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今因此令贖其使明

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氏為

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

音刷是也字木作鈔鈔即錢也其重十一銖師古曰

其罰六百錢大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百錢師古曰

何賊之所生故備卓衣二十餘年服至朝皆著卓衣嘗聞

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

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

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青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外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

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求

惟邊竟之不贖師古曰惟思也竟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

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中不之次師古曰同

師古曰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

自此以上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

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

疆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貸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

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

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車誅者過

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遂不施故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謂古曰昆彌烏
歸靡其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
人各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
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
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任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
不可烏孫持兩端止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
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

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

主不止孫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

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

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

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

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

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

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

疾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

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

音佛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
 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也彼必奔走遠
 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
 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
 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
 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
 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
 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
 之初首謂然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
 正月也

在臣等是其意數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

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望之免冠置對天

于終是不說師古曰終讀與後丞相司直蘇延壽師古曰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

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

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是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

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

寧能父我邪服虔曰能與豈非同年知御史有不得覆望

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

史大夫負四十

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

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

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也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又使賣

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以其私錢增益之用

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受所監減二百五

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請逮捕

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

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

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

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勳

而望之以大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

夫印上於惲師古曰惲字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

詔靡有後言師古曰詔自中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

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

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

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

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戲師古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循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

度無有所踰越也編省視之殺令盡行而陛下聖德充塞

相土之威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師古曰四表匈奴單于鄉風

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師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

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

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

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

來服荒服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於朝享不

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

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

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

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今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替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復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

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

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

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

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

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

上以古制師古曰師多所欲佳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

信謂之而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用

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

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詘非也言則望

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

欲更置士人絲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絲讀與由上初

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更

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

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

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堪白令朋待

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賞

有卞莊之威

師古曰周謂周公曰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

也師古曰至乎耳順之年

師古曰六十而目順履折衝之位

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究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

成至周召乃留乎

師古曰問望之立無當也如管晏而止

然後師古曰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應劭

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弁國而

會稽季延陵之車隱耕畢澤之中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

高雞種黍師古曰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

從而後遇丈人以

荷篠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

蓋謂此也。埃古侯字也。侯待也。沒齒終身也。蘇草器也。音徒釣反。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恩

塞邪枉之險踐官中庸之常政

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教而為高行也。踐，徑謂道也。音

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恭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

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也。音五各反。

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

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

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師古曰：短謂其短惡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

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

恨。優愛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

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

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也

書今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

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佞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

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師古曰：蟠音巨。以行汙濊不進

曰：穢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

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

數請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重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

下獄也。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下獄也。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

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册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朝望坐

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中郎及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

所坐明白無請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請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

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

事師古曰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持舊恩自惡於天子也

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寒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師古曰言持舊恩自惡於天子也

不也師古曰言歸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蕭大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符璽者

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命吾車騎馳圍其第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
 之叩天歎曰師古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
 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請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
 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
 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
 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泗哀慟師古曰於是召顯等
 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
 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俊嗣為關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

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

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後為茂

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而深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

自脫師古曰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君課第六裁

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師古曰當以職事

對師古曰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育案佩刀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請曹也師古曰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深令郭舜殿見責問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對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請曹也

曹乎 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

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

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

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

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願其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

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帝時南郡江中多

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乘曰南郡盜賊羣輩

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且

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

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育陽貢公故長安語以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

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曹一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

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舉授入王氏彌也音後遂並歷

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

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之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林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

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

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

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項之制

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

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

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

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

石者六七十師古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

師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

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

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潞音路徒杜陵其先馮亭為

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韓

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趙封馬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恬距秦師古曰恬趙恬戰死於長平

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

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及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

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

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

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
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
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
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
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
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
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都善國都尉朱漢於其置置屯也田史士也都尉朱
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并殺漢使者奚允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
城不能不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以劫南道與鞏盟畔漢從都善以西皆絕不通師音也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計嚴

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疆師古曰疆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

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

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

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馬形似龍者上甚說

師古曰說音讀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同奉

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日本為送請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科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

音必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事於夷

然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

千人畔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

追擊之子明兩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

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寇

種反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嚴反如音詔召丞相

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

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京師穀石

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

饑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

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不以特誅

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

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

傷再三發師古曰如淳曰朝推也淮南子曰則曠日煩費威武

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甲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切

古曰犀堅也師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

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練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對師古曰言創首

難為主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

病師中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虜人乘利諸種並

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

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師古曰曠空也空與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

曰且云領兵屯不言計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

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

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

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音阪名也阪音音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

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

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

弋陽侯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

行漢書四十九 馬遷

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

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

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

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

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

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以

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

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

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非為擊也師古曰今發三輔

河東弘農越騎射飲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等種

劉德曰擊音擊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方急遣師古

也發音工反兼音力追反擊音乃穀反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

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

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十月兵畢至隴西

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

前漢書四十九 馬表子 五

曰自別有北安國

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

非武帝時人也

創艾謂懲懼也

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逃出塞創音初向反艾讀曰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

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

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

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

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

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

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

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

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

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鄧支單

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

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

和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

背畔

師古曰約謂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

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城郭而居者

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

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

故不得侯今匈奴

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

故不得侯今匈奴

郵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郵
 支薄量敵則涉重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
 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
 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
 鉤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
 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趨
置也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也信讀曰仲成功
千故反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

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

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

注邊郡置都尉及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後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造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

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

帝時遷臨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

竝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

投相趙都古曰都投相人而為塚也殺音案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竝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竝

繁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請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

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

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

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

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

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

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

不為三公其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

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

圖身外足以慮也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竝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

進賢也心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急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灾異京兆尹

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

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

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

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

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分別

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

一律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

郡亡者令如淳曰律施行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

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

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

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

音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邊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

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末舉茂林

材

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
 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
 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
 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
 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反好為
 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相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
 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所居有

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
 近侍惟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涇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
 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涇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其官不親職也
 病免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起
 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
 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
 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

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
 王病時上奏願貶參魯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
 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
 家朕甚疼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
師古曰王丞相程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氏五侯也
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
 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
 矣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
 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

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
 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
 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恃傷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其持心有廉隅則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
敬兒履方踐方直之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
 自免師古曰哀哉護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
伯奇也孟子官刑張曼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雉經師古

日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屈原赴泅師古
新城之廟蓋為僥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泅師古
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
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師古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
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馬刺幽王信然申后而放
太子宜白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遭憂而
音聲弁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即小弁馮參姊
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云及... 係奉世傳仲馮曰呼速祭則呼速累電于所將五萬眾米降者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

漢書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

衛使行生楚孝王頃師古曰公孫使行生東平思王宇戎

使行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祿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

廢後上欽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

曰更讀也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

為后今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

壯大好經書法律物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野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師古曰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也張

捷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細微上少依倚師古曰師古曰

起及即位而許后以殺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師古曰

也久之上以故丞相章督子玄成陽廷讓侯兄經明行直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相

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

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弟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

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弟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

博從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從王恨之

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書數百萬師古曰責博師古曰

者也責音則懈反願王為償玉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

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師古曰

駭骨去玉適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師古曰

書報為詭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

足為寒心師古曰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師古曰

也恬音下小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師古曰師古曰

計今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報王不納其言後光欲

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報王即日至

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

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肱師古曰肱有親也師古曰

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

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

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也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徵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

曰微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瀕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得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

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

謂問遺之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音來到反

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討師古曰

自以弃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

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

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此是書籍皆有之願

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與王也報博書曰

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也顯至誠納以

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事告語也雖亦不敏敢不論意師古曰論

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文壻京房以明

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

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

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首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

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

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大王緒欲救世師古

業也一曰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

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談

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

師古曰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

意幾代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嘉說師古

讀曰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

出師古曰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

智師古曰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

夫師古曰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

子師古曰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

音師古曰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玉以金五

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言之房漏

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設諸侯王誅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

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三駿賜欽璽

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

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高湯以調惑王師古曰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

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

自悔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許不云乎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簡也

則明神聽之師古曰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

於王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

也師古曰考成也壹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

室輔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周公于伯今王舅博

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師古曰詔策若

通齊師古曰母作匪德也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天

子晉璽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多千金

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

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未有但

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上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

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入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重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

勤之恩豈有重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

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務音力

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

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物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言物取其自無故用為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

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

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

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

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

言房及博兄弟二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

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

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從者求還丞相御史復

勸欽則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

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

恩許王遂徙者二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

續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薨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

入朝時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謹也楚王臨素行孝順仁慈之國

以來二十餘年矜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適遭命離

命

于惡疾

師古曰也

夫子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

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

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

不顯異

則有國者將何勗哉

師古曰勗大也一曰善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今王朝正月

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

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昭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

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

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

勳薨論

曰賜葬于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

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

師古曰言其舊已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

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師古曰與姦猾

上以至親貴弗罪傳相連坐

師古曰類

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也宮人無子

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

乃守園陵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

奉璽書救諭之而曉告之也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

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

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平師古曰謂東

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懼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言

不云乎母念爾祖適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

王之詩也無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朕惟王之春秋

方剛師古曰言其忽於道德師古曰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驪諭王朕

意師古曰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謂人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

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公承問東平王太后朕

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

之門莫美於和睦患谷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紉

裸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

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

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

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

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夫以故舊之恩猶

人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

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

忍以貴之師古曰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

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酒心

自改師古曰酒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

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師古曰者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

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

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

者輒以名聞師古曰字立二十年元帝崩字謂中謁者信

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

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謂立其師古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

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特服恐無

處所如海山言不從道也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始

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辛後疏遠服虔曰

孺音如數歎息呼天字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

位婦除末巷數答擊之胸臆私疏字過失數令家告之字

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

輔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

平主有關師古曰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前東平王

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專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奸師古曰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後年
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而求諸子
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怪師古曰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
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相皆備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虐意師古曰夫小辯

○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

可也師古曰泥為陷淫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

玉師古曰無所惜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雲嗣哀帝時無監危山士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鄒山石

轉立晉灼曰漢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

○字為其形似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

立石東信草并祠之師古曰信草也音志賄石

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

而疾也

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
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如字為雲來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言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
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歆及哀帝政師古曰改白太皇
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
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倭為東
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
舉仁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表王亮初元二年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

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
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
師古曰共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
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語在元
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綠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
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

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

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

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

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

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

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

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

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

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慰其意三十年帝子衍嗣師

曰諸侯王衰云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一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許衍也今此傳云不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

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

東平思王孫挑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奉

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備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備得天下為天子也備即古通字

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

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鍾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類

言貪惡之人不可言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卷之六

十一

